

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

一流目标应通过市场来实现

建设世界一流企业,国家扶植是必要的,但主要还是应该通过市场来实现。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曾经集中国国家力量全力发展重工业,当时是从无到有,而且受到西方封锁,是有必要的,但也有许多教训。现在是开放时代,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。

■ 本报记者 王敏

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,利用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,特别是长期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,这是发展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。”12月14日,在接受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采访时,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如此表示。

大而不强仍是企业面临的问题

《中国企业报》:当前,尽管全球整体经济环境处于低迷时期,中国经济仍在稳步发展中,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企业的战略目标,对于“世界一流企业”的内涵,您是如何看待的?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是世界一流企业?

杨帆:我理解的“世界一流”,是掌握核心技术,引领行业科技标准,提出概念产品,让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一种状态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:您认为提出“建设世界一流企业”是出于什么考虑?

杨帆: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,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,需要全面提升。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,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大大提高,不少已经跨出国门,走向世界,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,究竟立个什么样的目标和标准,这就需要有一个参照,“世界一流企业”便应运而生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:2011年,中国内地共有58家公司进入《财富》世界500强排行榜,比上一年增加了15家公司,这是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8年上升。如果计入香港和台湾的上榜企业,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将达到69家,已经超过日本,仅次于美国(133家)。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?

杨帆:《财富》500强主要是按营业收入排序的,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达到69家,这说明中国企业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,和当年的日本有点像。日本的银行曾经囊括世界前10位大银行中的九名,但不能保证它不发生泡沫经济。

规模大有时还可能是经济泡沫或者政府刻意扶植的结果,不能说明就一定强,大而不强仍是中国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。尤其是我们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: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也许对大型跨国企业来说比较容易实现,对于中国企业呢?国家的一系列相关举措,对其实现“世界一流企业”的目标有何帮助?

杨帆:建设世界一流企业,国家扶植是必要的,但主要还是应该通过



杨帆

市场来实现。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曾经集中国国家力量全力发展重工业,当时是从无到有,而且受到西方封锁,是有必要的,但也有许多教训。现在是开放时代,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。

早期国家保护是需要的,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,是可以采取一定保护措施。在相对比较优势论下,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,双方获利,如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,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,可以促使“要素价格均等化”,并影响产业布局。但是,比较利益是动态的,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,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措施,仅依靠市场力量无法实现比较优势升级。

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,就要给企业更多自主权,让其在国际市场经济大潮里去竞争。有的企业没有国家的支持,但企业自己也做得很好,比如说三一重工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:您在作客“文化大讲堂”时建议大家“可以去买科技股股票”,在您看来,高科技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,在实现“世界一流企业”的目标上是否更有优势?

杨帆:高科技企业是国家政策重点扶持的,市场预期相对会比较有优势,其股票在这种良好预期下,会有比较好的走势。目前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国际上并不占优势,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
以市场换技术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

《中国企业报》:中国银联的领导多次提到,中国的跨国公司还处于初级阶段,要走向世界,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很多路要走,您认为我们还有哪些差距?

杨帆: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粗放型的,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低价格和数量推动,产品加工程度低,附加价值小,质量低,缺少名牌。

中国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严重挑战。劳动力竞争优势不仅是低工资,而且表现在与资本、技术和知识产权结合的程度。熟练劳动与资本配合,就是劳动——资本密集型,这类产业应该成为中国比较优势升级的基础。

实际上,中国的劳动——资本密集型产业,在关键生产环节技术落后,装备水平低。钢铁、有色金属、石油化工、电力、煤炭、建材、建筑业、公路水运、交通、铁道、船舶、机械、电子信息、轻工、纺织、医药等15个行业,普遍技术水平比国际落后5—10年,有的落后20—30年。在产业组织方面,企业小形不成规模效益;自主研发开发能力差,技术水平低。

如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在原材料开发、产品生产和后整理、生产工艺和款式、处于国际中等水平。初加工能力过剩,深精加工能力不足,高附加值最终产品少;出口产品以量取胜,出口数量世界第一,出口金额世界第四,价格只有法国的1/4。化纤品种比国际水平差10—15年。钢铁产量世界第一,只有15%—20%的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。宝钢、鞍钢、首钢和武钢四大集团,销售额的总和只有新日铁的63%。

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,到熟练劳动、资本密集,再到技术密集,继续发展比较优势,就遇到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。我们通过对中国7个产业(程控交换机、数控机床、芯片、软件、钢铁工业、轿车)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发现,合资外方给我们前技术,是成熟期,开始衰退的技术。以市场换技术,根本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。

国家设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,但受到外资和进口设备的严重冲击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,设备投资有2/3依靠进口,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%,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%,石油化工装备的80%,轿车、数控机床、纺织机械、胶印设备的70%是进口的。

控制行业标准成为最根本的国际竞争

《中国企业报》:在您看来,走向“世界一流企业”的路径有哪些?

杨帆: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发展到劳动资本密集型,需要进一步向技术密集型发展。有先进技术创新,有独立知识产权,主导行业技术标准,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,中国企业势所必争,绝不能够满足于为外国公司加工装配。

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扩张的基

础,他们控制世界70%的技术转让和80%的新工艺技术,不断开发出具有高技术含量、高附加值的创新性产品,成为提高竞争能力、争夺全球市场份额,最终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利器。特别是控制行业标准,成为最根本的国际竞争。

中国扩大企业规模,发展独立知识产权,创造企业品牌,这些比较优势都不是企业自身力量能够形成的。必须破除对外资的依赖,以国家扶植民族产业的技术标准和品牌。基本办法是发展国防与股市创业板。

有人反对自主开发,理由是投资太大,不如合资。实际上中国在开发方面很有优势。蜂窝式移动电话,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,中国用7000万人民币。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,中国用1000万人民币。长3甲火箭开发费用为国外的几分之一。做羊绒衫需要的羊绒分梳机,中国开发费用是意大利的1/10。

在高科技领域研制新产品的费用没有外国公司说得那么大。西方的研发费用是多少美元,中国用多少人民币,是西方的1/6。原因何在?人力资本费用低和后发优势。

关键问题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和民族产业。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权的阻碍,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,那么,“全球化、市场化”的兼并就会发生;外国公司和国内一些企业联合起来,打垮国内的著名品牌。中国不应该反对国家保护,而应该反对地方保护;不应该反对民族产业,而应促进国家和民族有规模效益企业的形成,在每个骨干产业里都应该有一两个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:您曾经提过“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,是大国超级大产业竞争”。大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,主要是通过保护,支持和直接建立“超级产业”而进行的。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说法?

杨帆:战略产业又称为超级产业,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,以其巨大规模、巨大投入,产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间(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空间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)带来的巨大利益,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主要来源与体现,成为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槛。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:包括核、航空、航天、船舶、电子、常规武器等,不仅集中了最数量的高、精、尖技术,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。

以国家力量支持战略产业,培养动态比较利益,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接近饱和,中国有40%的储蓄率,每年400000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固定资产投资,如果继续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,马上过剩。

■

策论

一流企业决策需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

■ 何宁

企业决策的目的,就是要在现有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推进工作局面,获得更大效益。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危局,企业能否科学决策,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经营工作的整体态势、质量水准及实际效果,而影响企业决策的因素众多,实际把握起来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,但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应是当前企业决策的两大主要着力点。

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复杂的变局,对信息搜集、筛选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,想构筑相对稳固、科学的决策基础,就必须具备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。

由于网络信息的海量,使得企业在占有信息更全面、更方便的同时,更多地增加了甄别、判断及归纳、分析的工作,企业占有信息的过程也就变成了一个研究过程的过程。

能否准确地排除掉与决策不相关的信息,实际上是在考验企业决策

者对全局的掌控、调理能力,对市场未来走向的研读、判断能力。

而对经济发展趋势、科技创新方向、道义原则及利益关系的把握处理,需要企业决策者良好的综合素质,尤其是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的把握上,必须有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。

对市场趋势的把握是为企业决策寻找历史和空间坐标,寻找参照系,只有在一定宏观思路、经营理念的支配下才可能对市场及科技创新走向、消费者需求、社会潮流走向等作出判断,也才可能给企业决策一个恰当的定位,应该说一项决策应当定位在多维空间中的某一个恰当的点上。

企业家对道义原则的把握是更为复杂的问题,但关键的一点是,企业决策要让多数人理解、支持,不论是基于现实的目的,还是为了长远的市场目标,任何企业的决策都无法完全排除感情因素、人文因素,这就要求企业决策者的思考是开放的、宽域的,应在多层次、多侧面找到共鸣点。

对利益关系的把握是否恰当,往往成为企业决策能否成立或者能否贯彻落实的试金石,对此企业家既需要平衡、协调的艺术,更需要驾驭复杂局面的大局观,也需要坚持原则基础上的灵活风格与应变办法,但通过决策让利益关系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实现平衡是其要点。

从企业决策的逻辑过程看,每一个环节都应开放的,既要有纵向的(阶段)递进,也要有横向的辐射、扩张,只有对每个环节上更多的注入整体意识,更多的体现创新诉求,才能保证整个企业决策过程在高水平运行,决策结果才能包含更多的科学性成份。

当一项企业决策最终形成之时,也是企业家对大局有清醒恰当认识之际,也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认可之际,付诸实践还要有具体可行的落实计划,执行人或团队,这也就开始了对企业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检验之业家。企业决策必然是反映利益各方的“意图集合”,任何一方的要求不能得到

基本满足,都将为今后企业的经营、发展留下变化的伏笔,甚至祸根。

从企业决策的实际执行看,不管企业决策的本身水平多高,但要获得顺利执行,就必须解决或处理好两个关系,一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,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,只有如此,企业决策才能获得预期的市场效果甚至社会效果。

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大局意识的基础性内容,也往往是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。企业任何全局性的决策,都是对各个局部整体上成熟把握的成果,任何局部决策必须是在大背景下做出的恰当决定。

总之,没有大局意识的支撑,企业决策将是狭隘和盲目的行为;没有创新动力的带动,企业决策将失去活力,难以达到推动经营、改善工作局面、提高竞争力的目的。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,是企业及企业家应对变局、科学决策的必不可少的两大基础素质。

高端



央企领导人话“世界一流”(下)

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熊维平:

建设世界一流矿业公司

有色金属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国家经济的安全和发展,其竞争力关系国家竞争力。为进一步履行好应当肩负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,中铝提出了“建设最具成长性的世界一流矿业公司”的中长期发展目标。

所谓“最具成长性”,在表现上指的是业务利润增长快、市场拓展空间广、人才技术储备足、行业引领作用大、企业品牌形象好;在内涵上指的是科学管理能力强、技术创新能力强、资源控制能力强、国际经营能力强、市场竞争能力强。

所谓“世界一流矿业公司”,指的是具有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和稳定的增长潜力,掌握较多的重要矿产资源并拥有相当的市场话语权;经营和管理机制先进,技术、人才的拥有量和产品、服务成本的竞争力以及品牌、形象、企业文化的影响力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

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云公民:

幸福华电是根本追求

今后一个时期,公司上下必须按照五年发展纲要和“十二五”规划总体部署,统一思想行动,抢抓发展机遇,强化决策执行,确保工作落实,不断加大转方式、调结构、推创新、提效益的工作力度,全力打造“价值华电、绿色华电、创新华电、幸福华电”,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集团。

其中,价值华电是战略导向,绿色华电是发展要求,创新华电是内生动力,幸福华电是根本追求,四者相辅相成,相互作用,共同支撑着“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集团”愿景目标,构成了公司的战略目标体系和发展蓝图。

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:

稳步开拓国际水电市场

中国三峡集团在顺利完成三峡工程建设后,在长江上游又陆续建设了一批世界级的水电工程。经过18年的艰苦奋斗,不论从装机总量、坝型高度、综合技术难度,还是从设计水平、经济实力来看,中国三峡集团都有了飞跃性的提高。毫不夸张地说,中国三峡集团已经具备了“走出去”的实力和能力。稳步开拓国际水电市场,是中国三峡集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

要根据国家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的总体部署,服从于国家外交布局和政府间合作框架协议,充分利用集团品牌、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,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,进一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,拓展集团发展空间,提高集团国际水电核心竞争力。中国三峡集团就是要做大水电,打造世界一流的清洁能源集团。

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喜武:

打造煤炭能源“沃尔玛”

创建世界一流煤炭综合能源企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,需要突出抓好五项重点战略工程,要丰富发展神华一体化模式,使资源共享、深度合作、协同效应和低成本运营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充分发挥,实现整体运营效益、效率世界一流;集成世界先进科技,建设安全绿色智能矿井,探索走出一条煤炭新型工业化道路,引领煤矿科技发展和安全发展;实施大销售战略,打造煤炭能源领域的“沃尔玛”,加快储备煤基地建设和国际化步伐;引领煤制油煤化工产业发展,发挥集团公司煤直接液化项目和煤制烯烃项目的示范作用,提高对装置运行的掌控能力,引领产业发展;加快清洁低碳发展,把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打造成为低碳清洁能源领域的“贝尔实验室”,致力于煤炭清洁转化和新能源研究开发,与地方携手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持和治理,走出一条煤炭综合能源绿色发展的道路。

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芮晓武:

主要任务是融合与整合

中国电子“十二五”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没有变化,但是,战略规划需要在执行中动态管理,要在执行中滚动完善。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,“十二五”的前两三年主要任务是融合与整合,为此可以牺牲一定的经营规模,但经营质量要持续提高。适当控制发展速度,确保利润水平,提升发展质量。

再者,我们要加大力度推进业务板块整体上市,提升产业链竞争力,不断增强资产的动态配置能力。总之,“十二五”期间,我们将以三大系统工程为发展引擎,集聚和配置各种要素和资源,加强战略管控,抓实战略执行,矢志不渝地向建设国内一流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长远发展目标挺进。

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建一:

担起国有企业的责任

科学发展观,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,是企业把握科学发展规律、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保障,也是企业化解经营风险、应对危机挑战的有力武器。

对于一汽来讲,就是要勇于担起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,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,紧扣科学发展主题,紧抓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线,紧抓创先争优活动载体,创新发展理念,创新发展模式,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,争做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汽车企业集团。

